



散步

谭剑南

河堤在山脚蔓延
我俩一路走来
和河水一样
不停地歌唱

河流躺在地上
太阳站在山顶
一位少年，面朝凉水
小鸟从裤兜里飞出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水里的鱼儿和鸟一样欢畅

芦苇萋萋
水波粼粼
一只小犬，睡在沙滩
守住漂的秘密
主人却是石头
住在高高的云阳山上
鱼钩闪闪发亮
映照千年古刹

水知道船，有时比河床还要累
浪花高溅
拍打桅杆
这时正当华灯初上
街舞升起
天空中一群鸟飞过江面
落在船梢，落在渔民的肩膀
端起碗，一起吃饭

山路弯弯
草木森森
人在岸边走
水在心中流

我家门前有条河

黄燕妮

我的老家在炎陵县船形乡新山村，那里地形狭长，两岸层峦叠嶂，峭壁嶙峋，中间一块洼地，斜瀨河从洼地中静静穿过。河流水源充足，村民驻坝修圳，将河水引入渠中浇灌田地，两岸田土肥沃，庄稼长得茂盛。

虽然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但斜瀨河却是当地村民的乐园。小时候，常看着男人们上山砍完树，在河里放排，然后停靠在岸边打吹喝休憩，有时还会带上水性好的男孩子在河里游泳，潜入深水区摸鱼。我们女孩子则跟着妈妈们到河边洗衣服，玩沙子，过家家。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河水长期冲击到石壁上，水流回旋，在董湖坳壁岩下形成淤潭，当地人叫它港龙潭。潭水清幽，深不见底，胆大好事的汉子曾找绳子探深度，结果用了十二根罗绳（一根长约4米）才到潭底。加之潭边几棵老樟树隐天蔽日，树上常有乌鸦哀鸣，周围杂草丛生，大暑天从潭边经过，都能感觉寒气沁骨，平添了港龙潭的神秘感和恐怖感。每到汛期，洪水倾泻而来，冲倒两岸的柳树，淤泥冲刷稻田菜地，还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道，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不管洪水怎么泛滥，都改变不了港龙潭的位置，相反潭水变得更加幽深。

关于港龙潭，当地还流传了一个故事。董湖坳住着水将军一家。水将军是一名战将，长年在南海镇守海防，丢下年轻貌美的夫人孤住家中。山中一条孽龙霸占了水夫人，水夫人怀胎三年，却未临盆。战争结束，水将军回乡。刚到半路，闻得夫人将要分娩，便提刀策马，赶回家中。刚入家门，正赶上小孽龙出世，水将军怒不可遏，拔刀便砍。结果只砍掉了尾巴，小孽龙便乘水漂流而逃。水将军拔腿就追，一直追到江西莲花，小孽龙终因伤势过重被擒住。水将军怕小孽龙长大后危害百姓，于是找来铁链，将其锁在莲花井中，拴在井旁的铁柱子上。小孽龙蛮不服气在井中挣扎，水将军大声斥道：“你再折腾，你要出来，除非铁树开花！”一日晚间，一媳妇到井边洗衣服，提着一盏煤油灯挂在柱子上，灯光四射，惊醒了小孽龙，小孽龙又在井中折腾。水将军闻讯后将铁柱砍倒，盖住井口。小孽龙终身监禁在井中，不得复生。水将军再回到董湖坳，将孽龙制服，深锁潭底。从此孽龙再不能兴风作浪，危害百姓，整个新山村风调雨顺。后来人们在董湖坳岩壁上建一庙宇，以感怀水将军功德。

因为有了传说的渲染，更增加了港龙潭的神秘色彩。可是，大人是绝不允许我们去港龙潭的，因为潭水太深。我们一群丫头只能在港龙潭下方的浅水区玩狗刨式游泳。对男生能在港龙潭尽情戏耍好不眼馋，尤其是河里药鱼时，我们只能捡点在河岸翻白肚皮的小鱼，大鱼则潜入港龙潭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水性好的建军、胜干他们，时不时从潭中冒出来，嘴里咬条鱼，腰间还围着一圈柳枝穿好的大鱼，然后神气活现地从我们跟前走过，把我们的眼球都要蹦出来。而且还听大人说，男的在水源上头游泳，女的在水源下头，就会怀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人就是这样，越是危险，越觉得神秘，于是越好奇，也就越向往。六岁的一个夏天的下午，燥热难耐，我和姐妹们偷偷来到港龙潭。港龙潭边上的大樟树像一把大伞遮住了毒辣的阳光，加上地势凹道，河风一吹，阴凉之气沁骨冰心，好不惬意。我们从地里扯一把花生，水里洗净吃完，再在河岸边翻石块捉石斑鱼、螃蟹，等石斑鱼、螃蟹串满了柳条，姐妹们就开始躺在沙滩上轮着编鬼故事。那时电视里正播放《聊斋志异》，我常常被里面鬼怪狰狞的面孔吓得不敢睁眼。那次轮姐姐讲，她讲到一淹死的女鬼披头散发从水里钻出来……伙伴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由得吹起诡异的口哨，我一害怕，滑入潭中。大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吓得魂不守舍的我从潭里拉出来。从那天开始，我天天晚上哭闹，搅得全家睡不着觉。妈妈没招了，只得求助全家爷爷。全家爷爷掐指一算，叫奶奶妈妈傍晚拿个捞饭的竹箕上面盖块黑布，到港龙潭“捞魂”，然后焚上香，再把黑布包好竹箕回到家，盖在我头上，嘴里喊着：“崽呢！回来哟！”奇妙的是此时一只蜘蛛爬到我头上，全家爷爷说：“魂回来了！”那晚，我真的安恬恬地睡熟了。

如今，斜瀨河在经历了数次改道后，已不再冲击岩壁，而是顺势而下。再加上炎汝高速从新生经过，政府对河道进行修整，河水不再流经港龙潭，潭身也被泥土填满。勤劳的新生在潭边垦土种菜，种果树，政府还在旁边建起了学校、医院、安置房，如今的港龙潭不再阴森恐怖，而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的“新生”。

老黑古

谭圣林

老黑古自他老家修水库迁到我们组上，一直打单身，大家老黑古前老黑古后喊着，好像他从没年轻过。

老黑古一身实在太黑，前看背着横看侧看，都显老。大家开玩笑，说她像是非洲的，又说，他嫌他儿时吃多了酱油拌饭。这多少有点丑化他这个外地人。老黑古也不辩解，嘿嘿咧开一张大嘴，傻笑几声，露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牙齿。

老黑古这么黑，源于怕热，三伏天下田做事，打赤膊，只套一条帆布做的大短裤，浑身晒得活像熏黑的腊肉。身上流出汗水一浪浪的，像是汗打滚，又像是油开锅。

老黑古运气似乎也黑。村里修大跃进水库的一天，大家用钢钎在板石上凿出一个深洞，填满炸药才发现，工地上只剩下一截一尺来长的导火索。十几个一等劳力，谁也不敢当点炮手，生怕跑不赢，被炸个非死即伤。

“我来吧，我在部队里拉练，跑得过军用卡车。”大伙这才知道，老黑古是西北某部队回来的退伍军人。老黑古点火引燃，导火索像贪吃蛇一样哧哧作响。老黑古箭步如飞，正准备隐入事先挖好的山洞，谁料眼前一道红影闪过，原来，老黑古飞奔时，裤兜里一段红绸子飘落在草丛里。老黑古飞身过去捡起，就在此时，“轰隆”一声，炸药引爆了，刹那间，炸裂的尖利石块如乌云般压过来，老黑古右脚大腿骨被砸断，最后上了钢板，成了走路一边高一边低的跛脚人。大伙嘀咕，这老黑古怕是中了邪，为了一块红绸子，残了一条腿，差点命都搭上了，是不是脑子进了糨糊啊。

老黑古样子黑，但是心不黑。集体出工插秧，要求达到3公分乘6公分的密度，插一亩20分。大多数人玩障眼法，靠近路边的按规定密度，远头的插成了6公分乘6公分。只有老黑古插的，清一色按规定密度，不过进度就慢了，每天要少挣一半工分。

家里一头猪喂了快一年，有两百来斤，结果发瘟死了。杀猪的屠夫说，赶快开割，我帮你混在其他猪肉里，照样卖钱，可以换回两担谷。老黑古反问，吃死了人，你赔得起不？说完背把铁锅，在屋后山上挖了个坑，把猪埋了。

搞集体生产劳动，大食堂里会做好点心送到田角头，供大家充饥。老黑古自带的碗最霸气，确切地说，那是一个大瓦钵，比洗脸盆还沉。有人背地里讲，老黑古吃公家的作的死。老黑古实则则有难言之隐，上次隔壁邻居家办结婚酒，请他帮忙张罗酒席碗筷，谁料被一玩鞭炮的小孩砸碎了桌子，一叠碗打在水泥地面，摔得粉碎。老黑古自认失误，悄悄把

自己屋里看家的碗全部拿出来补数，只剩下这个装饭菜菜又装汤的瓦钵。老黑古知道自己吃相难看，所以吃粥，他只舀上面一层米汤水，吃糯米饭，只拣烧黑的锅巴盛。

我对老黑古留下印象，与单车有关。上初一时，我兴冲冲地在晒谷坪练习骑单车，因为个头太矮，遇到拐弯或是爬坡，两腿发软龙头失控，连人带车摔成一团。在一旁翻晒谷子的老黑古跨上单车演示平衡溜车，那走路一步一跛的双脚，丝毫看不出，就连黑黝黝的驼背也直溜了。我有些诧异，仿佛在看一头大黑熊耍杂技。

一个雨后的中午，已经有半拉子功夫的我，骑着单车上路过瘾。在坝湖边，前轮碰到一块凸起的石头，龙头从手里脱开，连人带车冲入石坎下，被一堆冬茅草挂住。眼看就要滑入几米深的河水，在田里割禾的老黑古飞驰过来，跳下石坎，左手拽住单车龙头，右手钳住我的手臂，一把拖上马路。我抬头一望，老黑古裤兜边的小布袋被单车龙头挂住了，一段红绸子弹了出来。

有了这次相救之遇，每次放学后，我都跟着老黑古去牛形龙坳上放牛、砍柴。七月七日那天下午，老黑古砍了一节直溜的细竹子，要我打帮手，比划间距，用钩刀挖出一个个圆孔，一把竹筒赫然出现在夕阳之下。老黑古贴上竹篾，站在坡边，迎着余晖，吹了一曲李谷一演唱的《满山红叶似彩霞》旋律。我也跟着哼唱：红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崖。手捧红叶望阿哥，红叶映在妹心窝……

没想到，平日憨如木鱼的老黑古，居然可以拿捏五音。他粗糙开裂的手指头在竹筒音孔上时而起伏，时而颤颤，像一颗心跳动的波浪视图。

原来，老黑古在部队参加过文艺宣传队。有一回外出演出，遇到一位内地来此公益助学的女孩迷路了。老黑古二话不说，一直把她带出七八里路搭上大巴车，方才匆匆归队，耽误了个把小时，挨了镇长实的批评。之后他和女孩开始书信来往。老黑古复员那天，要上车离开了，对山顶突然随风飘下来一段红绸子，那位长发飘飘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仰天唱道：满山红叶似彩霞……

就这样，隔窗对望，老黑古离开了西北。过往，他只能用一生去回忆。

前不久，老黑古病逝。我从餐桌上的灵牌行文，才准确地知道老黑古的名字，他叫吕修直。“居寂寞之无为，蹈修直而执平者，道人也。”

鞠躬三叩首后，我默默地向老黑古敬了一个军礼。那条红绸子，从此没浸在红尘。



大院避暑

黄建林

暑热太甚，便想找个清凉的地方避暑。炎陵有许多地方都可避暑，都清凉如秋。比如神农谷，比如大院农场，比如梨树洲，比如下村、平谷、龙凤、仙坪……这些几乎都是海拔七八百米以上的地方，而且林木繁茂，溪涧清冷，桃香四溢，所以即使盛夏三伏，它们也凉快。

7月初的时候，老同学在大院开业了一家高山农宿，邀请我们一帮高中同学参加开业庆典，我们吃得开心，住得安心。老同学的农家乐今年落成，房屋四层，有客房40个，其中单人间有9个。客房的内陈与县城四星级的宾馆没有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没装空调——在大院这个海拔一千余米的山顶上的山窝里，空调只会是摆设。

7月底，我翻出手机给老同学打电话，说想过来避暑了。老同学自然是高兴又热情，但他遗憾地告诉我，客房都订满了，是否可以安排在十天以后？十天后就要进入未伏了，如果下了一两天雨，山下温度也会降几度，何况重新审批年假也麻烦。于是，我问，别的农家乐有空房吗？这本来是生意场上很忌讳的一句话，但我觉得和老同学说话不必有那么多的疑忌，意思是我执意要在那几天去大院乘凉避暑的。电话里，老同学沉默了片刻，对我说，那你8月1日上山，“到时，我来安排！”

驱车直奔大院，老同学已在门口迎接我们了。我要了五间客房，因为是同学，又是上班日，老同学给了我每间房减二十元的优惠。

第二天，又进来一批客人，也是要五间客房。老同学把客人带到西坑的一家农家乐去，说那边靠近山里村，离东坑瀑布近，是想去游览东坑瀑布的外地游客最理想的避暑住宿地。但客人有点生气，因为他们本已在网上订好了房，不想再换。看到这个情景，我便当着来客的面，说，还是我们转移到西坑那边去吧。老同学建议，客人先到那边去看看，如果不满意，我们就换。

他把客人带到了大院西坑农庄，不久他一



温馨一幕

谷经华

上周五，母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母亲忐忑不安地告诉我，本想请一位邻居开车，帮我把我那智残的妹妹，送到村部去做人脸识别，或许是妹妹总爱念念叨叨，那位邻居还是不太想去。母亲一个70多岁的老人，怎能带着妹妹步行10多公里，赶到村部呢？

妹妹是重度智残，40多岁了还无法生活自理，一直享受国家“五保”政策。然而，一年一度的人脸识别，要求必须本人到场，这就很让母亲为难。我工作任务压头，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非常困难，母亲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于是，我当即决定，周末加班，周一上午回趟老家，送妹妹去村部。

周一清早大概7点半，我就赶到老家了。只见年迈的母亲穿上了出远门的新衣服，带着妹妹，站在家门口等着。还没等车停稳，她们就准备上车。我说，妈，别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先在家里坐坐再说吧。

一进家门，我就发现了一大堆冬瓜，足有几百斤重。尽管已过古稀之年，母亲仍坚持自食其力，把周围村民闲置的土地全种上了瓜果蔬菜。即使再烈的太阳，再冷的寒风，她也要去种菜、卖菜。有好几次，已经傍晚7点多了，我打电话过去，她仍在地里忙碌。不仅如此，老母亲还要为妹妹做饭、洗澡，有时候累得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

母亲明显衰老了，腿脚也不怎么灵便，即使推着那辆空三轮车上家门口那个长坡，也感觉非常吃力。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这一大堆冬瓜弄回家的。

我们一直不同意母亲卖小菜，可她说不喜欢打牌，要找点事做打发时间，也只好听之任之了。其实，母亲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减轻我们的负担。她还总歉疚地说，想起以后要把妹妹留给我们服侍，就内心不安。

看见我回来，妹妹显得特别兴奋，嘴里总念念有词，还不停地手舞足蹈。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望着不语世事的妹妹，尽管回到了家里，我却高兴不起来。

8点左右，我发动了汽车。母亲把妹妹叫到了车门边，并帮她拉开了车门，可妹妹笨拙的身体、无力的腿脚，怎么也上不了车。只见母亲用一只手吃力地托着妹妹的胳膊，另一只手用劲地抱着妹妹的腰，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她半抱半推地“送”进车里。

可能是有点晕车，妹妹在车里喊着“要呕、要呕”。母亲于是拧开一瓶水送到妹妹手上，要她喝点水，不要讲话，闭上眼睛，靠在自己肩上。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温馨一幕：我那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母亲，紧紧搂着傻乎乎、胖墩墩的妹妹，轻轻地拍着她，使她渐渐安静了下来。泪水，不觉落了下来……

还好，路途不是很远，仅约20分钟，我们就到了村部。到了新环境，见到陌生人，妹妹立刻惶恐不安，不停地乱喊乱叫。特别是工作人员为她拍照时，她更加惊恐不已。母亲只好一边与工作人员打招呼，一边安抚妹妹。搞完人脸识别回到家，母亲立即躺在沙发上，说有点晕车，人不舒服。休息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来。

临走前，我抱歉地对母亲说，妈，下次有事，您就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回来。这次时间匆忙，没买什么东西，您就拿这些钱，买点想吃的东西吧。但母亲坚决推辞，她说，崽呀，你每次都给这么多钱，还隔一阵子就过来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再说，我反正用不了那么多钱，存在银行里也没什么用，留着以后你们兄弟俩也不好分……

我知道，一辈子节俭的母亲，即使我给她再多，她也舍不得花。我所能做的，只是给她一点安全感而已。

我走了很远，回头再看家的那个方向，我看见母亲仍在路口孤独地站着。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